

于书亭 著

郑道昭与四山刻石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于书亭 著

鄭道昭與四山刻石

于书亭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郑道昭与四山刻石 / 于书亭著. —北京: 人民美术出版社,
2004.4

ISBN 7-102-03003-7

I. 郑... II. 于... III. 郑道昭 (?~516) —书法
—研究 IV. J292.11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1382 号

郑道昭与四山刻石

于书亭 著

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
(北京市北总布胡同 32 号)

责任编辑 谷 谿

装帧设计

责任印制 丁宝秀

制 版 北京燕泰彩视印刷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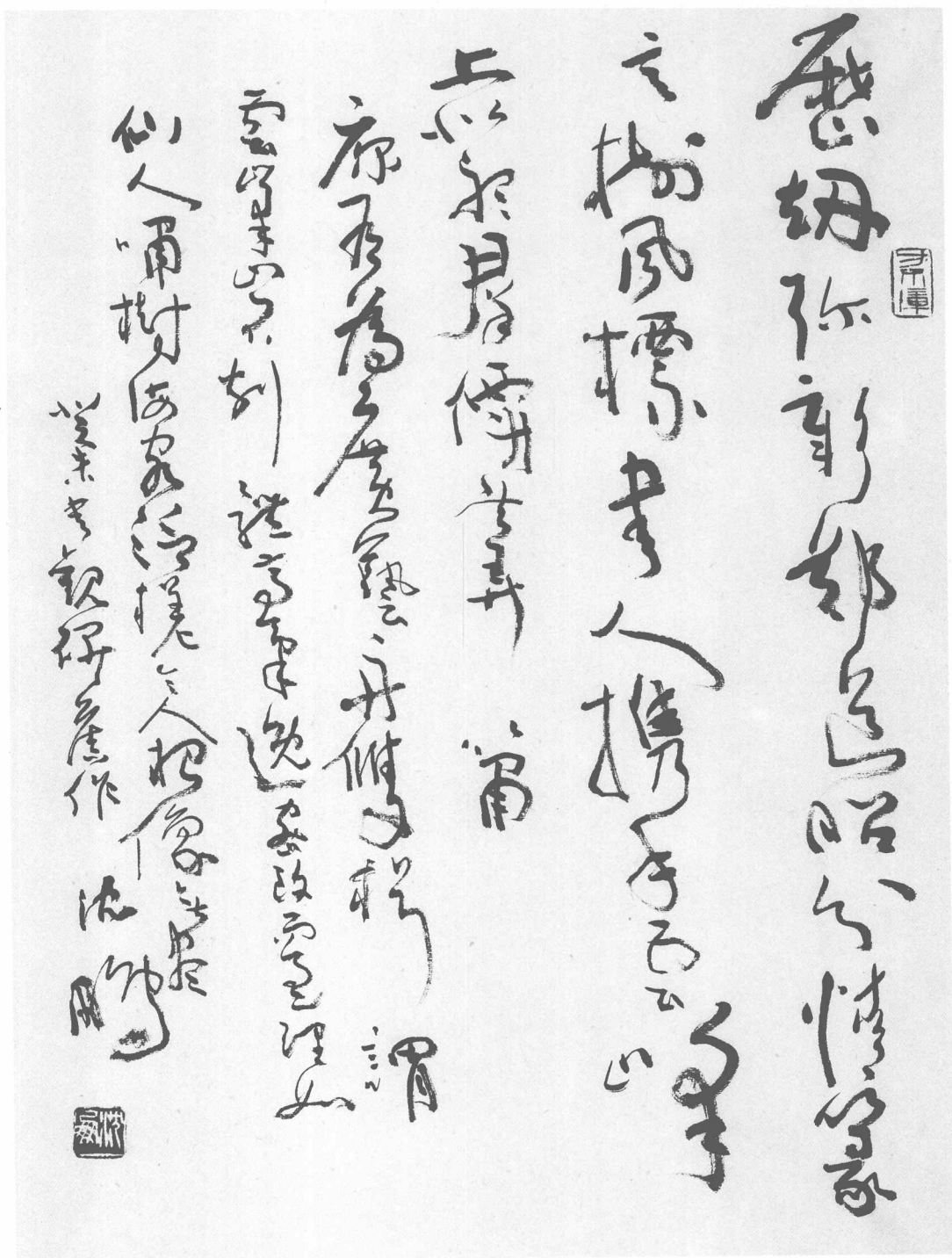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版印刷

开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16 印张 15

鄭道昭像



鄭道昭像 朱学达绘



沈 鵬題詩

历劫弥彰郑道昭，分情篆意树风标。 书人携手云峰上，似听群仙共弄箫。

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谓《云峰山石刻》“体高气逸，密致而通理，如仙人啸树，海客泛槎，令人想象无尽。”

癸未书观碑旧作 沈鹏

序 言

柯文辉

一

人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，漫长而又短促。

没有人甘心白做一次地球旅客，总想在大地划下一两条长痕，然后离去。痕刻得极深，用不着惊喜；刻浅了，已尽蚁力，也不必哀伤。芸芸众生大都是这类活法。

成功的选择使个人潜能有幸造福于大众，达到时空允许实现的高度，就应该知足。苛求反而背上沉重包袱，越走越累。

书亭兄改革开放前的几番选择皆由大时代包办，不反映太多的个人旨趣。刚刚踏过青春的门槛时，跟我一样天真而又糊涂。以为动员父老省吃俭用放弃私利苦干三五年，就实现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。不知此类目标在垂死的金圆帝国主义那儿早已兑现。三五年过去，三五一十五年过去，十个三年也弹指一挥，我们才悟得离开全民品德文化的提高，“奇迹”反成笑柄。当年对兄弟姐妹许的愿只换得良心的自责。作为关汉卿、汤显祖、洪升、莎士比亚、维加、易卜生、斯特林堡的同行，所写的小唱本并没有创造几个活在大众口头的故事与唱段。挟着一不见铅字二不见油彩的稿本东奔西颠，仅仅泡会议室的时光也够读完两次大学。马克思不愧为大智者，未到30岁，便知道维纳斯没有把多少诗才放进他的摇篮，放下当诗人的玫瑰色美梦，全力耕耘散文，获得足以与歌德、席勒并肩的伟绩，而在思想深度上为同胞们不可企及。书亭生存在农民的汪洋大海里，勤奋耐苦，坚韧务实的优良品质，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功德。到可以选择的年月，他比我觉醒得早，拿不出二十几年再试试自己的写作才华了，便不再爬格子登上四流小说家剧作家的高楼，一心扑在故乡博物馆的筹建上，从无到

有，总算栽活了一株看得见摸得着的小树。用尊敬的前辈钱君匋先生的话来评价：“一芽生两叶，十载与眉齐。”他受之无愧。内在充实了，踏察碑碣、征集文物，为闻名天下的“郑文公上碑”建亭修山路，跑首都，上济南，走青岛，请求指示与物质支持。农民砌房凿碎《天柱山铭》，书亭坚持拆屋觅得碎石四十几块，拼凑残碑交博物馆珍藏，费尽唇舌，公正执法，树立了威信。他给自己写了一出虽不是满堂炸了锅似的喝彩，还让观众静静看完的扎实“小戏”。

靠山吃山，越吃越甘；靠水吃水，愈吃愈美。

石刻吸引来许多学者游客，他们向接待者书亭兄提出种种疑问。书亭往日自学打不破闷葫芦的艰辛，有助于他理解提问者求知的渴望，交出白卷岂不深负期待？至于所谓面子问题反而无足轻重。虽说当众被拦路虎羞辱并不光彩，他要追本溯源，博搜文献。给他添加勇气的是：

一、郑道昭久享“北方书圣”雅号，从立上碑的永平四年（511）以来，还没有人对他的生平、作品、思想作过整体研究。只有零星评点，有一定科学价值，终欠系统。

二、碑刻得天独厚地躲过天灾人祸巍然屹立。平度、莱州一带几经兴废，总体说来交通不便，故亲自去实地扪读者不多。前修及当代学人评述，殊多失实之处。

从被动地为他人解惑，到主动地继承遗产、填平补缺、澄清史料、纠正失误，经过几年的犹豫、徘徊，其高度自信心与使命感的建立，要感谢岁月的更新，朋友的切磋，刘海粟、王遽常、钱君匋三位长者的鼓励。而海翁的教诲尤具有突出的转折作用。当然，聆听过师长指教的人很多，作出书亭这样成果的很少。外因离不开内因的推进。总结了主客观条件方能作出正确果断的选择，也就是找到了孕育本书与《书亭书法集》（1994年，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）的双胞胎盘。有些思想轨迹可参阅他的独白散文，不再啰嗦。

二

谦逊是学者美德。书亭保持这一传统，将自己笔耕15年的选集命名为《郑道昭与四山刻石》，切中主题，一目了然。他的今天是故乡名碑的赐予。尽管名碑只是中国文化史这部恢宏交响乐里的一个音符，业已响彻云霄，沾溉百代，播美万里，全曲的博大精深则可想而知。书亭为自己是一株小树而自豪，巨碑给它折射来阳光，汇集了雨露，挡住了风雪，源源送来热能，帮他战胜了寂寞。明知人人下海，海在岸上，仍然很难抵制的金色诱惑。全心扬小帆于大河，所得无形财富是大堆速效长效肥料。碑在心中活了，日日夜夜往上窜，换得凡人永不枯竭的大欣悦，付出任何代价都值得。

他起早歇晚临池，默写古人墨宝，以过程为目的，牢记生于战争成长于政治运动

忙于孝顺老老小小的一代读书太少,纵然有点才气已被磨得像板凳那样四平八稳。莫说雷池,连平地也不敢跨出大步。故而放下了当大师二师的妄想,得到的轻松非名缰利锁中人可以想象。写字目的:一为体会前哲甘苦;二为乡亲写中堂对联,满足需求。彼此皆大欢喜。流光只爱苦耕人。字的格调上了几个台阶。隶书楷书持重,点画起讫交代清清楚楚。力戒浮躁,结体沉着,不宗一家,又有所本,述多于作,畅而不露。人与字均忠厚可亲。他的行书吃纸不浅,流不掩涩,行锋质朴,不求态、不炫才,墨弦道而清,颇具农民歌手的敦实。海翁曾批评过:“气度尚待拓宽,打破法度的飞动不足,篆书时有稚弱线条。”书亭恭谨受教,准备积20年的开拓,以报师恩。

三

学术文字浑涵简明为上。从词章转入此道的人,容易为求美而美。他自订的原则是宁质毋华,宁淡毋浓。不张声势,言必有据。他的论文娓娓而谈,以理及史料服人,不堆砌外来词藻过剩的“方块洋文”。

本书的重头戏是有关郑道昭作品的研讨。共有十多篇,长短不一,占全篇幅的三分之二强。

《云峰、天柱诸山北朝刻石》,1990年4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制发行,是作者第一本专著,普及为主,兼顾学术性。核对原石,著录了云峰、天柱、大基、玲珑四山石刻为53种,纠正了前人从38处到47处多种误记。书名即书亭对相隔数百里石刻群所取的总名,比清人方若《校碑随笔》称为《云峰山全拓名录》、康有为名曰《云峰石刻》更准确。

书亭对于立碑对象郑羲,书碑的郑道昭,昭子述祖三代人各立小传。羲的劣迹多,后代多淫暴贪婪之徒,一一叙明。道昭、述祖的清廉政绩有全面介绍。羲死十九年才刻上下碑的原因及两碑异同,考订甚详。校碑小记十一条,论证从《栖息于此,郑公之手书》、《石匠于仙人》、《石匠于仙》不是郑书,推论合理;尤为可贵的是,增加了不见著录的“四仙”,并印出了“四仙”刻石图版,冰释了多年来《九仙之名》只有“五仙”的悬案;对郑羲南使宋国神乎其神的故事推理分析,尤创独见。

《郑羲谥号捃屑》,提示了郑道昭出于孝心,私自将“文灵”(按谥法诏书“博闻多见曰‘文’,不勤成名曰‘灵’”)的后一字削去,美化为“文公”;郑述祖又私添一“贞”字,是为两位清官的污点。书亭考据一减一加的心理依据,能自圆其说。

《郑道昭与“白云堂”》一文,据百峰山发现《荏阳郑道昭白云堂中解易老也》一石,推定天柱没有白云堂,连同“石室”在内,“皆属虚设”,结论大胆。

《〈天柱山铭〉析疑》(原刊《书法研究》2000年第3期)的发表,书亭推倒了从

《北史》开始，千余年来郑述祖81岁去世的旧案，实际享年62岁，发前人所未发。有关北齐书法复古，北魏书体遭到排斥的历史原因，南朝书法对后世的影响，史料翔实，持论公允。关心南北朝书史的人能从中得到启迪。

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多年来费尽心力搜集到的《天柱山铭》原石照片首次发表，亦为书艺界之快事。

有关《石室铭》、《论经书》诗等单行本的跋写得扼要，观点明朗，指出各石艺术特色，有导读作用。他还是在书界探索郑道昭诗作较早的人，剖析郑氏道家观念、儒家影响，不落空泛。

真正的求索者永无倦容。山高崖陡，路险地僻，都不能减少书亭的兴味。自己的历程愈艰辛，愈觉得有责任去帮助来者。他对有关郑道昭的碑刻一一扪读摹写，作出了基本准确释文。这一壮举前无古人。肯定古人比他有学问，但未去踏察，他做成了。可贵的不仅仅是对古碑的诠释，而是中国学人特有的一种弘毅精进的品格，对后学更有感召力。做事有了穷源头知去脉的实干精神，则何学不可攻，何难不可克？笔者最缺乏的即此层层深入如剥笋的学风。读了此书，佩服又惭愧。

《〈王舍人碑〉初探》论述了1982年新出土汉碑的书法风格、“舍人”一官在不同时空中权力上的巨大差异。

《试论〈孙仲隐墓志〉和墓志的起源》，填补了汉代无墓志的空白，探讨墓志起源，不失为一家言。

有关琅玕台地理位置的踏察手记，详述这片秦刻残石移至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之前的沿革。又据《史记》，提出与《金石萃编》作者清人王昶不同看法五条，言来成理。

书亭贡献给我们的是一本言之有物浸透心血的好书，应受广大有心有缘有情于书法者的重视。作为门外汉写的介绍，疏漏差误在所难免，在此告罪。

沈鹏先生题诗，刘小晴先生作序并书写，朱学达先生题签绘像，为本书增色不少；谷谿先生从选题至审稿诸方面，付出许多劳动。遵作者嘱，借余墨深致谢意。

中国艺术研究院

2002年8月

目 录

郑道昭像

沈鹏题诗

序一 刘小晴

序二 柯文辉

云峰天柱诸山北朝刻石	1
《郑羲上、下碑》之研究	19
《论经书》诗跋	28
郑道昭与“白云堂”	31
腾天潜渊《石室铭》	35
郑羲谥号据屑	40
漫话郑道昭“刻石诗”	45
郑道昭与“九仙”	51
郑道昭《置仙坛》诗发微	61
《天柱山铭》析疑	71
郑道昭家族姓氏、世系记略	79
附:	
琅玕台与《琅玕刻石》考略	87
《汉王舍人碑》琐谈	97
试论《孙仲隐墓志》和墓志的起源	106
四山刻石释文	112
图版	122

云峰天柱诸山北朝刻石

清代独树一帜的书法理论家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写道：“魏碑大种有三：一曰《龙门造像》，一曰《云峰石刻》，一曰冈山、尖山、铁山摩崖。皆数十种同一体者……”

下面介绍的就是其中之一的《云峰石刻》。

《云峰石刻》，系指分布在今山东省莱州市云峰山、大基山，平度市天柱山和青州市玲珑山的郑道昭父子等刻石而言。自清方若《校碑随笔》列出《云峰山全拓名录》和康有为在《广艺舟双楫》中称《云峰石刻》以来，一般都沿袭称四山刻石为《云峰石刻》或《云峰山全拓》。实则云峰、大基和天柱，山非一脉，且分属两地；玲珑更距数百里之遥，仅用“云峰”一山之名概全，极为不当。致使以后陆续出现了《云峰石刻》、《云峰山全拓》、《郑书三山》、《郑书四山》、《郑道昭父子碑刻》等多种名称，造成了混乱。鄙见名《云峰、天柱诸山北朝刻石》似较妥帖。

四 郑

郑羲，字幼麟，荥阳开封（今河南）人。文学为优，弱冠举秀才。尚书李孝伯以女妻之。文成帝末，拜中书博士。

天安初，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据汝南来降，献文帝诏殿中尚书元石为都将赴之，遣羲参石军事。郑羲出奇谋，预后事，以待非常。果无患，众心定。

延兴初，阳武人田智度，年十五，妖感动众，扰乱京索。以羲河南民望，为州郡所信，遣羲乘传慰谕。羲到，宣示祸福，众皆散。智度寻见擒斩。以功赐爵平昌男，加鹰扬将军。

孝文帝初，兼员外散骑常侍，假宁朔将军、阳武子，使于宋。中山王劼，宠幸当

世，并置王官，羲为其傅。是后历年不转，资产亦乏，因请假归，遂盘桓不返。及李冲贵宠，与羲姻好，乃就家征为中书令。文明太后为燕宣王立庙于长安。初成，以羲兼太常卿，假荥阳后，具官属，诣长安拜庙，建碑于庙门。还，以使功，仍赐侯爵，加给事中。

出为安东将军、西兖州刺史，假南阳公。羲多所受纳，政以贿成。性又吝嗇，民有礼饷者，皆不与杯酒禽肉，西门受羊酒，东门酤卖之。以李冲之亲，法官不之纠也。但一些在任廉贞之官，他皆申表称荐，时论多之。文明太后为孝文帝纳其女为嫔，征为秘书监。

太和十六年卒。尚书奏谥曰“宣”。诏曰：“盖棺定谥，先典成式，激扬清浊，治道明范……羲虽宿有文业，而治阙廉清……尚书何乃情遗至公，愆违明典！依谥法：博闻多见曰‘文’，不勤成名曰‘灵’。可赠以本官，加谥文灵。”

郑懿，郑羲长子，字景伯。涉历经史，善当世事。解褐中散，尚书郎，稍迁骠骑长史、尚书吏部郎、太子中庶子，袭爵荥阳伯。懿闲雅有治才，为孝文帝所器遇，拜长兼给事黄门侍郎、司徒左长史。宣武帝初，因从弟思和参与咸阳王禧逆，与弟道昭俱坐缙亲出禁。拜太常少卿，加冠军将军，出为征虏将军、齐州刺史，寻进号平东将军。懿好劝课，善断决，虽不洁清，义然后取，百姓犹思之。永平三年卒。赠本将军、兖州刺史，谥曰穆。

郑道昭，郑羲次子，字僖伯。少而好学，综览群言。初为中书学生，迁秘书郎，拜主文中散，徙员外散骑侍郎、秘书丞、兼中书侍郎。

从征沔汉，孝文帝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，道昭与兄懿俱侍坐。乐作酒酣，诗兴大发，孝文帝、郑道昭、元勰、邢峦等，联句酬和，齐声颂唱北魏功德。最后，孝文帝因郑道昭频丁艰祸，未得参加过去诗会，慨然至极。

寻正除中书郎，转通直散骑常侍。北海王详为司徒，以道昭为谘议参军。

广平王怀为司州牧，以道昭为州都。在迁国子祭酒期间，郑道昭面对当时的教育文化萧条现象，连上三表，要求修缮国子学堂，培养国子学生，保护汉魏石经。醉心于佛教的宣武帝，根本没把郑道昭的建议放在心上。故一表不从，三表未报，只有二表，开了一纸空头支票。

迁秘书监、荥阳邑中正。出历平东将军、光州刺史，转青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复入为秘书监，加平南将军。熙平元年卒，赠镇北将军、相州刺史，谥曰文恭。

郑道昭好为诗赋，凡数十篇。其在二州，政务宽厚，不任威刑，为吏民所爱。

郑述祖，道昭三子，字恭文。少聪敏，好属文，有风检，为先达所称誉。历位司徒左长史、尚书、侍中、太常卿、丞相右长史。齐天保中，历太子少保、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、兖州刺史。时穆子容为巡省使，叹曰：“古人有言，闻伯夷之风，贪

夫廉，懦夫有立志，今于郑兗州（指述祖），见之矣。”

在任光州刺史时，有人入市盗布，其父怒曰：“何忍欺人君！”执之以归首，述祖特原之。自是境内无盗。百姓歌曰：“大郑公（指道昭），小郑公（指述祖），相去五十载，风教犹尚同。”

述祖能鼓琴，自造《龙吟十弄》，云尝梦人弹琴，寤而写得。当时以为绝妙。所在好为山池，松竹交植，盛饌以待宾客，将迎不倦。

及病笃，乃自言之。且曰：“吾今老矣，一生富贵足矣，以清白之名遗子孙，死无所恨。”遂卒于州。

述祖女为赵郡王叡妃。述祖常坐受王拜，命坐，王乃坐。妃薨后，王更娶郑道荫女，王坐受道荫拜，王命坐，乃敢坐。王谓道荫曰：“郑尚书风德如此，又贵重宿旧，君不得并之。”

前后行瀛、殷、冀、沧、赵、定六州事，正除怀、兗、光三州刺史，又重行殷、怀、赵三州刺史，所在皆有惠政。天统元年卒，年八十一（有误，详见《天柱山铭析疑》）。赠开府、中书监、北豫州刺史，谥曰平简公（据《魏书》、《北史》、《北齐书》等编写）。

四 山

云峰山，位于山东省莱州城区东南8公里处。郑道昭以其山巅时有乌云缭绕而名之。山上有北魏等历代刻石数十处，富有文化蕴藏，故又名“文峰山”；因山形恰似笔架，群众又名“笔架山”。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

云峰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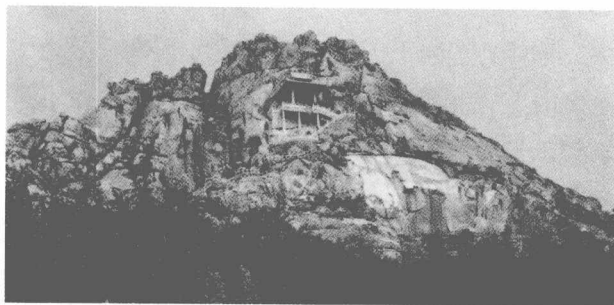
大基山，亦称太基山，位于莱州城东10公里处。因太原洛京道士郭静和曾栖息于此，故又名道士谷。此山刻石极为分散，“其四峰之上，镌记不少，悉有志录，殊复可观”（郑述祖《登云峰山记》中语）。

天柱山，位于山东省平度市城区直北25公里处。郑道昭以其“孤上干云，傍无嵯麓”，形似擎天支柱而名之。山上自汉至清，多有刻石镌留，至今仍有新发现。当地民谣有：“要想找遍天柱七十二通碑，除非神仙满天飞。”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玲珑山，位于山东省青州市城区西南16公里。因山势层峦叠嶂、玲珑奇秀而名。古称北峰山，又写作百峰山。山上有郑道昭刻石数处，传说系郑道昭任青州刺史时所留。



大基山



天柱山



玲珑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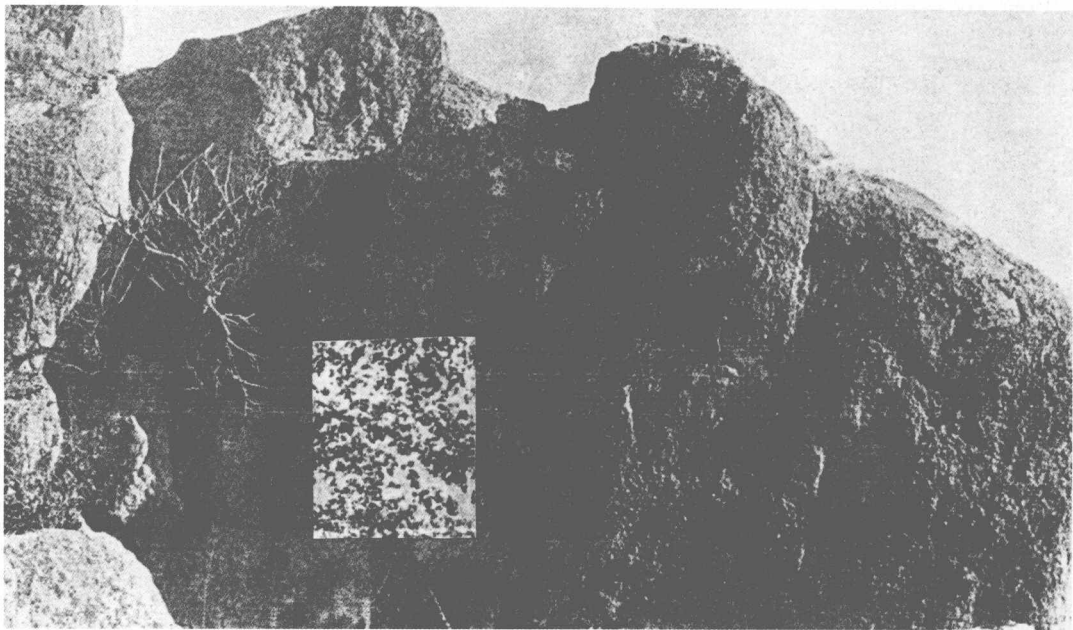
四山刻石详目

云峰山：

1.郑羲下碑 2.论经书诗 3.观海童 4.咏飞仙室 5.耿伏奴题字 6.当门石坐题字 7.云峰之山题字 8.左阙题字 9.右阙题字 10.山门题字 11.游止题字 12.九仙题字 13.浮丘子题字 14.羨门子题字 15.王子晋题字 16.安期子题字 17.赤松子题字 18.神人子题字 19.鸿崖子题字 20.列子题字 21.赤□子题字 22.登云峰山记 23.石匠于仙人 24.石匠于仙

大基山：

1.置仙坛 2.南山门题字 3.北山门题字 4.青烟之寺题字 5.白云之堂题字 6.朱阳之台题字 7.玄灵之宫题字 8.中明之坛题字 9.岁在壬辰建题字 10.仙坛铭告 11.郭静和题字 12.青烟里题字 13.石人名题字 14.云居馆山门题字 15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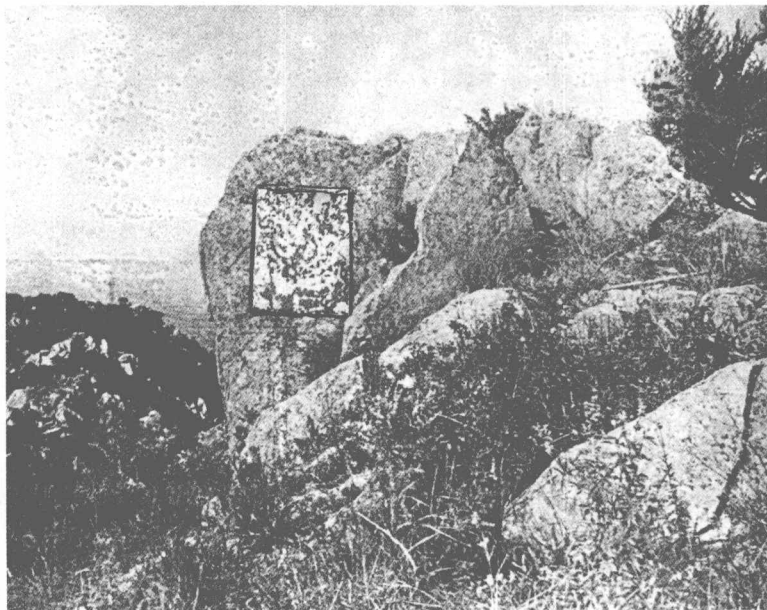
玄灵之宫题字镌刻处

白云堂畔题字 16.双钩白云堂 17.双钩小白云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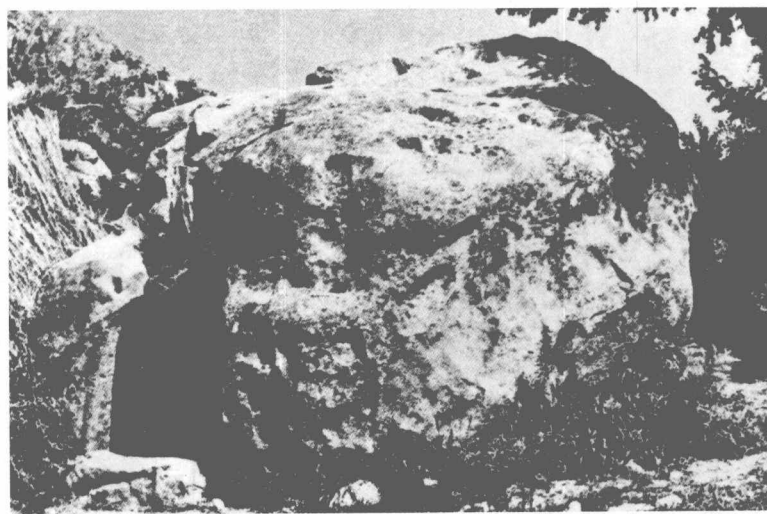
天柱山：

1.郑羲上碑 2.东堪石室铭 3.此天柱之山题字 4.上游下息题字 5.天柱山铭 6.天柱山颂 7.姚保显造石塔记 附：东汉中平三年刻石

玲珑山：



青烟之寺题字镌刻处



姚保显造石塔记
所在之东魏石窟

1.白驹谷题字 2.游槃题字 3.解易老题字 4.解衣冠处题字 5.登百峰山诗

校碑小记

1.《云峰山之右阙也》题字之后，又有“栖息于此，郑公之手（于）书”。有释“栖息松□”，非。

2.《石匠于仙人》、《石匠于仙》两刻，笔迹草率拙劣，疑未经书丹，系石匠随意刻凿。统计刻石数内，纯系帖贾凑数全拓而已。《山东通志》对此评论：“草恶实甚，

是不识字人所刻。道昭好仙，石匠辄自名仙，诞矣。”

3.《姚保显造石塔记》，东魏武定六年（548）刻，非郑书。前此多数书史、书论不载刻于何地，《校碑随笔》说：“刻在河山，惟此未详。”实则刻在天柱山西麓劈石门路东之东魏石窟内。

4.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中称郑道昭书“布白本《乙瑛》，措画本《石鼓》……”似不准确。《石鼓文》为唐初在天兴（今陕西宝鸡）三嵎原发现，郑或许根本就没有见到，此系无蒂之语。

5.《中平三年刻石》，全文为《中平三年刻石，弟子》。是1984年笔者在参与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和省书法家协会组织的云峰、天柱诸山北朝刻石综合性的考察中首次发现的。至今在齐鲁大地发现汉代摩崖刻字，这还是第一次。

6.《下碑》有多种翻版。当年莱州云峰山附近的碑拓商人兼拓工，为了避开风雨严寒，跋山涉水，免交官府拓片收费，故煞费心机，搞了多种翻版，材料有砖、水泥、石膏、沙灰等。故《下碑》赝品相当多。其中有一种翻拓比原拓窄15厘米左右，这更方便真、赝的鉴别。

7.在《论经书》诗的西北路旁，有一尊浮雕石像，有些著作认为是郑羲造像，非。因为石像旁的残泐刻字中有“政和癸巳”年号，系宋人造像无疑。石像右旁刻有“李氏祖莹”四字，知此像为宋代莱州布铺李宗立为其祖先所造。

8.大基山西峰顶巅“白云之堂”，东、南顶巅“朱阳之台”和“青烟之寺”三刻石，均于1989年被山前店子村神经病患者——尹作官，于前两刻字面上都复凿上“尹作官”，后刻凿上“青松”诸大字，自兹，三刻石不见一字，可惜。

9.《郑羲上、下碑》写到郑羲父亲时，均为：“父晔，仁结义徒，绩著宁边，拜建威将军、汝阴太守。”但《魏书》和《北史》均为：“父晔，不仕。”按理讲，这样的情况，应以碑为准，可补史之遗阙。但郑道昭父子在其碑文中又确有篡改家史的嫌疑，故现在要主观地下个准确结论，还为时过早。

10.《郑羲上、下碑》记郑道昭父亲有一段文字是：“南使宋国，宋主客郎孔道均就邸设会，酒行乐作，均谓公曰：‘乐其何如？’公答曰：‘哀楚有余，而雅正不足，其细已甚，而能久乎？’均嘿然而罢。移年而萧氏灭宋，虽延陵之观昔诗，郑公之听宋乐，其若神明矣。”看来郑道昭颇看重这一段文字，因为在写到他父亲二百多字的碑文中，此段描绘就占去了八十多字。奇怪的是，这么一段“其若神明”的外交美谈，在《魏书》、《北史》本传中，竟无一字反映。《魏书·郑羲传》仅记了四字：“使于刘準。”刘準，系宋顺帝名字。《中国历史大事编年》记，宋昇明二年，魏太和二年（478）十月，“魏遣郑羲访宋”。《资治通鉴·宋记》曰：“魏员外散骑常侍郑羲来聘。”由此可知，郑羲确乎出使宋国。至于比拟春秋时观周乐而知列国兴衰的延陵季子，而